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 演变大事记

(初稿)

内部参考 请勿外传

说 明

为了配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的教学，深入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谬论，我们翻印了这份《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演变大事记》，供学习时参考。

在翻印时，对原稿中的部分引文，根据最近出版的书刊作了订正，并增加了一些引文。

国际政治系75级教学组

1977年1月

Am 11/9/77 09

目 录

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和第一国际时期.....	(1)
修正主义的直接准备时期.....	(34)
修正主义的产生和第二国际时期.....	(47)
第三国际时期.....	(73)

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 和第一国际时期

(一)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人人都是共产主义者, 唯有无产阶级除外”,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 是那些基本上与我国民粹派相类似的社会主义派别: 它们不懂历史运动的唯物基础, 不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 而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什么‘人民’、‘正义’、‘权利’等辞句来掩盖各种民主改革的资产阶级实质。”(列宁)

(二) “1848年的革命, 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次革命证明: “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 都是胡说八道。”(列宁)

(三) 1848年革命失败后, 欧洲各国进入反动时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民主革命运动重新高涨。在这一时期, 机会主义适应统治阶级的反革命两手政治的需要而产生。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英国有工联主义, 德国有拉萨尔主义。

(四) 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从“一般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方面”。(列宁) 工联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等企图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破坏工人运动, 把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引上资产阶级轨道。七十年代, “马克思以

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列宁）

1839年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写《劳动组织》一书，提出了一套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空想计划，其要点如下：

（一）在工业方面，由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通过发行公债或吸收资本家投资的办法创办一个所谓的“社会工场”，以便逐渐地和平地兼并和消灭私人企业，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贫困；

（二）在农业方面，取消旁系继承权，把依靠这种继承权享用的财产宣布为公社财产，使公社拥有一片不得转让的庄地。这样就可没有痛苦地导致规模庞大的农业革命。

路易·勃朗认为，只要实行上述改革，就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没有竞争的社会。列宁说：

“小资产阶级的路易·勃朗之流的任务是：抹杀阶级利益的差别，劝说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议员）同工人成立‘协议’，劝说工人同资本家、农民同地主成立‘协议’。”

1840年 蒲鲁东发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提出了“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一著名论点，但是在本书中，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攻击共产主义制度。他说“私有制不能使平等和法律得到满足”，而共产制“反对独立性和相称性”，“压制智力上和情感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他设计了一种把共产制和私有制“综合”在一起的“第三种社会形式”。

蒲鲁东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无政府状态”

一词，并且给这个词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自由就是无政府状态，因为它不允许有意志的统治，而只容许有法律，即必要性和权力。”“政治是关于自由的科学，人对人的权力，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是一种压迫。”

1843年 傅立叶的门生孔西得朗发表《民主宣言》，号召一切阶级联合起来！宣言中说：“资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财富的三个来源，是工业机构的三个轮子……代表这三方面的三个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阶级的任务是迫使机器为资本家工作和为人民工作……这些阶级面前的……伟大目标是用民族统一原则把一切阶级联合起来”。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和叛徒考茨基都曾拿孔西得朗来与马克思对抗，并诬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抄袭了孔西得朗的宣言中的论点。

鲍威尔兄弟等鼓吹这样一些反动观点：人民是“无批判能力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平庸的群氓”，是历史发展的消极因素，而只有杰出人物，即“有批判的思维的人”，“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鲍威尔等把反对宗教的斗争同革命本身混为一谈，对他们说来，批判神学就是实现革命。艾·鲍威尔说，基督教自我意识的产生是基督教的革命。现在对基督教的揭露是反基督教的革命的序幕，这个革命就是反封建的革命。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革命者是按照人的概念来行动的。这种概念的本质表现在自由中，而自由只能是认识的结果。为了认识真理和达到自由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批判，而在“革命的”批判道路上的障碍就是宗教信

仰，因此，批判宗教也就是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就是人的意识从信仰中解放出来，达到认识真理和自由，在这之后就应当安静下来。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的革命理论。

1848年9月 “真正社会主义”这一反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始在德国形成。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海·克利盖、海·皮特曼等人。“从1844年起，‘真正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在德国‘有教养的’人们中传播开来。”（恩格斯）

“真正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大致如下：

（一）用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鼓吹用“爱”来解放人类

这一流派抛弃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积极因素，宣扬费尔巴哈的超阶级的“人”，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谬论：

① 通过给周围的人以普遍的爱来消灭“人的本质异化”，“创造”和“实现”“真正的”、“完整的人”；

② “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把爱送上宝座”，就可以消灭“恨的王国”，“实现爱的王国”，创造“爱的世界”；

③ “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可能开辟通向未来生活的道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之中”，“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呢？我们都是人”。

（二）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

“工人越认识到自己的状况，他们就对社会变得越加危险”；不应当破坏“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的协调”；“如果工厂主能轻易地销售自己的产品，他就能轻易地给劳动偿付报酬”；“我们不想剥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

（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革

“真正社会主义者”大肆吹嘘路易·勃朗的和平改革社会的计划，说他是“人民的忠实的朋友”，因为他主张“不用暴力”，而“纯粹用和平方式，依靠范例和说服”来改造现存社会。库尔曼则向工人说：“你们不应当摧毁和消灭你们道路上的障碍，而应当绕过它，离开它，而在你们绕过它，离开它之后，它就会自行消灭，因为它自己找不到养料了”；“我们并不宣传革命，因为我们已仇恨革命，我们宣传的革命正好是要避免革命”；“革命是过了时的政治手段，叛乱是野蛮的举动，巷战的胜利也是不必要的”（赫斯）。

（四）攻击共产主义制度

“粗暴的共产主义”根本不能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格律恩）；“共产主义的幻想是社会衰落的结果，它反映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但是这些共产主义幻想只能是提供纯粹否定的结果，它本身不能给新的社会制度以生命”（见特茨格）。

1845年 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发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提出以下谬论：

(一) 宣扬绝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① 反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利己主义，要求把实际的、实在的“我”作为出发点，把具体的“我”变为世界旋转的中心。他说“要把一切绝对不是我的东西放在一边……另外就丝毫没有什么东西在‘我’上面”。

② 照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公社应该是所有者。其实正好相反，‘我’就是所有者”；“‘一切，属于我，我是凡我有需要而又能占有的‘一切，的占有者。社会主义者说：社会给我所需要的东西，利己主义者说，恰恰相反，我取我所需要的东西’”。

③ “人民和人类死亡仅仅意味着‘我’的出现……人民死了。我万岁！前进！”；“当人类躺在坟墓里的时候‘我’将仍属于我自己”，“我是我，你也是我”。

(二) 反对一切国家，主张建立无政府的、利己主义的联盟

① “人民是身体，国家是直到现在压迫‘我’的那个统治者的精神。所以，我们两个——国家和‘我’是敌人”；

② “共和国也是一种专制王朝，因为不管叫做国王、君主或人民，都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陛下’，都是‘最高权利’”；“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专制”，“所谓大家都是主人，其实不过他们互为暴虐者罢了”；

③ 斗争的目的不是另一个国家，而是联盟，这是一切的一切都永远在变化和活动的状态”；“‘我’把人类社会变成我的所有物和我的创造物，就是‘我’消灭这个‘人类社会’，并在它的地方创建利己主义者的联

盟”。

(三) 主张个人暴动

① “暴动者力图不受国家制度的约束”；破坏现存世界的特殊方法就是“单个人的反抗”；“革命的目的建立新的安排，暴动的目的是使我们不受别人的安排，而由我们自己安排自己”。

② “暴动不是反对现存东西的斗争，因为它如果发展起来，现存的东西就会自行消亡；它仅仅是使我从现存东西的统治下解脱出来的一种行动。如果我不去过问现存的东西而听其便，那末它就是僵死的，就会腐朽。但是由于我的目的不是推翻存在的东西，而是我奋起凌驾于其上，所以我的目的和我的行为丝毫没有政治的或社会的性质：它们只是针对着我和我的独自性的，所以它们是利己的。”

1846年5月17日 蒲鲁东在接到马克思要他担任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驻法国的通讯员的信件后，立即回信，就社会主义运动问题提出了马克思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认为并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作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种所谓的手段只不过是诉诸暴力和霸道，简单地说，是制造矛盾。我的提法是：通过一种经济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我宁肯用一种缓慢的火烧毁财产，而不愿在财产所有者的巴托罗缪之夜给予它一种新的力量。”

10月 蒲鲁东发表《穷困的哲学》一书，宣扬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主要反动观点如下：

（一）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来考察历史和政治经济学

他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看作是寻找和认识“普遍理性”即“上帝的观念”的长久过程。各种经济范畴在蒲鲁东看来，不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思想体系。他说：“人的劳动组织继续着上帝的事业。上帝造人，只是使理性的永恒规律得以付诸实现。因此，经济科学就其必要性和整个范围而言，乃是观念的理论，自然的神学和心理学。这个一般原理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着手研究经济问题时，必须预先假定上帝的存在。”他说他所考察的历史，“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

（二）调和阶级矛盾

蒲鲁东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矛盾。因此蒲鲁东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坏”的方面，保存“好”的方面，建立一种没有垄断、没有剥削的“好”的资本主义制度。蒲鲁东的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是以被他庸俗化了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的。他的调和矛盾的公式如下：

① 正题——好的方面：“劳动分工是条件和智力平等借以实现的方法”；

② 反题——坏的方面：“在现行社会制度下，劳动分工是贫困的源泉”；

③ 合题——调和：“寻找一种消除坏的方面和加强好的方面的方法。”

（三）替资本主义竞争辩护，攻击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竞争的社会主义者

蒲鲁东说：“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竞争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复”。

（四）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反对罢工，反对联合

蒲鲁东说：“可以同意给每个个别工人以随意处置自身及其双手的自由，但是社会在任何环境下绝不能允许一帮一帮的工人不顾公共利益和法律而联合起来，强暴地侵害雇主的自由和权利。对雇主施用暴力，破坏工厂，停止工作，威胁资本，事实上就是阴谋制造全体毁灭。”他的这种观点的理论根据是：“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工人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如性。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把超过生产者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当然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生产者部门内提高工资，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

（五）鼓吹无政府主义

蒲鲁东建议消灭任何国家机构、政府、立法机构和法律。他认为人类进步的任务就是政治体制或政府在经济体制中溶化和消失，把叫做政府或国家的这个巨大机器的一切阶级一个接一个地简化，分散和消灭”。消灭

“任何法律，不管是由大多数投票表决的，还是一致通过的；由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公社创立自己的法律”。

（六）宣扬“和平革命”，建立契约制度

“我主张和平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是急速的、坚决的和彻底的。我希望暴力和贫困的制度被福利和自由的制度所代替；希望政治权力被经济力量的组织所代替；希望人和公民不通过屈服和顺从归附于社会，而仅仅通过自由的契约归附于社会。”因为“契约，这就是自由、秩序和博爱”。

（七）用小资产阶级所有制代替大资产阶级所有制

蒲鲁东的社会理想如下：“我将成为业主，所有者。如果我愿意，我就卖掉它（这块土地），卖成金子、银子、纸币都可以；如果我认为合适，我就把它换掉；我让我的儿子当商人，如果他喜欢商业；我让我的女儿嫁教员，如果她喜欢他；当我老了的时候，我将有自己的终身养老金。我的养老金，这就是我的财产。”

1847年 路易·勃朗在为《改革报》起草的纲领中宣扬他的超阶级国家观点。他说：“私人信贷应被国家信贷所代替。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以前，国家应当是穷人的银行。”《改革报》在1848年革命中起了反动作用。

11月 路易·勃朗在《改革报》上发表文章，鼓吹争取普选权，主张通过“组织劳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宜建立“以兄弟般的爱”为基础的“协作社”，提倡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协调和阶级合作，并认为无产阶级如果参加暴动，就不能使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

1847至1848年之交 路易·勃朗开始写自己的多卷本历史著

作《1789年法国革命史》。在1848年革命前出版的第一卷中提出了下面一些谬论：

(一) 历史发展有三大原则，即“权威、个人主义和博爱”。权威原则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个人主义原则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确立起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实现博爱原则。

(二) “革命是可怕的，是血的历史”。从1789年的革命以后暴力革命将会结束。“由于他们（指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暴力，我们才能享受平静的命运。它们已经把可怕现象表现完了，把死刑用尽了；恐怖已经由于自己的极端化而永少成为不可能了。”

(三) 把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东西。他希望有一个“人民的”国家来做人民的仆人。这个超阶级的国家应当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生产的最高调节者。他指望有这样一个国家来实现他的和平改造社会的方案。

1848年2月 蒲鲁东发表《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提出建立“人民银行”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他建议由“人民银行”发放无息信贷，收购一切产品，发给劳动者一种证券，作为劳动货币。生产者可以凭这种证券取得自己需要的其他商品。蒲鲁东认为只要实现这种计划，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给社会带来平等，同时又能保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交换制度不致受到破坏，生产者的独立地位也可以得到保护，从而使世界走上真正的道路”。

路易·勃朗一贯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二月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

欣然同意他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参加临时政府。他参加政府后，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无原则的妥协、领导了临时政府为欺骗工人而设立的工人问题政府委员会，即卢森堡委员会。

3月1日 法国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委员会中却号召调和阶级利益。他说：“我们为其胜利而斗争的原则，就是利益一致的原则……是的，保护穷人的利益……也就是意味着保护富人的利益，意味着保护普遍的利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保护某一个个别集团的利益。我们爱祖国，我们崇拜祖国，我们决定为它的一切子女服务。这就是要成立工人问题政府委员会的原因。问题在于消极奴役：以贫困形式表现出来的奴役是愚蠢的、罪恶的……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个任务是极其困难的，要求最深刻的思考、最大的谨慎。匆忙在这里是带有毁灭性的，为了解决这样的任务，需要把一切有教养的和善良的人们联合起来。”

3月5日 路易·勃朗帮助资产阶级政府欺骗工人；要求工人放弃斗争，等待资产阶级议会来解决工人问题。他说：“涉及组织劳动的一切问题，按其本质来说是极其复杂的。这些问题需要心平气和地讨论，好好考虑成熟，要求你们有很大耐性，匆忙会败坏一切事情。国民会议将很快召开，我们将建议议会讨论我们现在制定的方案。我们坚信你们的精神状况和物质状况将得到改善。”

3月底 卢森堡委员会结束时，由路易·勃朗的拥护者维达尔、别凯尔起草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改良方案。这个方案主张：

(一) 只有以国家干涉和发展合作社为基础的新制度才能挽救社会。

(二) 在个别企业中建立工人合作社，然后把合作社的原则运用到所有企业中去，这样最后的目的可以“逐渐地、在不采用暴力措施的情况下”得到实现。

(三) 私人商店仍然存在，但竞争将消失。

(四) 把银行变成国有银行，建立新的信贷组织。

马克思称卢森堡委员会是“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路易·勃朗和阿尔贝尔是礼拜堂的祭司长。“……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也没有任何执行权力。他们必须用自己的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

6月 路易·勃朗反对巴黎工人举行起义，说什么，“如果工人拿起武器，共和国就要灭亡……人民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1849年1月 蒲鲁东建议国民议会取消波拿巴的总统席位，预言“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战将要来临”，但是他断言，决战将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蒲鲁东说，人民应当“等待自己代表的倡议，反动势力应当被立宪议会战胜，为了胜利不应损伤哪怕一个公民的头上的一根头发”。

3月 为了引诱工人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走上和平经济改革的道路，蒲鲁东试建“人民银行”。正在这时候，资产阶级政府以攻击拿破仑第三的罪名判处蒲鲁东三年监禁。

7月 蒲鲁东在狱中继续从事写作活动，发表《革命家的自白》一书，这时他的思想更加反动。他宣称：“依靠政府，人民并不能自救，而是要毁灭自己”，“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结论是：“打倒政

党，打倒政权……”但为时不久，他就向政府乞求投降，并号召共和党人与政府和好。1840年，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宣布所有权就是盗窃，现在他表示忏悔，认为这一种“失言”。他说：“我必须说明，我在批评所有权时，或者确切些说，批评以所有权为中心的整个制度时，从未打算攻击以前的法律所承认的个人权利，也无意对已购置的财产是否合法提出异议……甚至无意主张取缔或依法废除地租和资本利息。”

在这个《自白》中，蒲鲁东比较系统地说明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说：“人类之外，绝无上帝，神学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自由之外，绝无政府，政治的概念是没有价值的”，“最好的政府形状，一如最完美的宗教，就其字义讲，是一个矛盾的观念，问题不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被统治得最好，而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自由。充分而又合于秩序的自由，就是政权与政治所包含的真实意义，我们不许人统治人，就象不许人剥削人一样”；“没有政权，没有政府，哪怕是最人民的政府，——这就是革命”；“人对人的管理是奴隶制”。

1851年蒲鲁东发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对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要点如下：

（一）认为国家是由家长制传统和宗教思想产生的。“国家的观念是在家庭习惯和家务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教会支持政权原则，压制群众意识，国家又支持教会，因此只有完全消灭了宗教才会消灭权威原则。

（二）主张实行社会清算：①立刻停止我们以往革